



人生絮语

## 珍惜日常

文/林丛中

春日午后,阳光明媚,鸟语花香。我喜欢到所居小城的一些公园、老街小巷散步,或是沿着河边的健康步道走走看看。不慌不忙,感受着自己脚步的节奏。沿途遇上好的风景还会随拍几张,配上文字发至朋友圈,迅速引来围观和点赞。这样的日子感觉很慢、很惬意。因为,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。

慢慢地、无所事事地散步让我放松,感觉比为了锻炼身体的快步走,更有益身心。这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和放松。我尤其看重这种自由的、无目的的散步,不为时间所束缚,讲究心情闲适。春夏秋冬,从下雨下雪天,到樱花落如雨;从星空到拂晓,从街市到运河边……散步时,偶尔的立足停顿也是必要的。我欣赏这样的境界。

就是这些日常的琐碎构成了我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退休生活是慢生活,相对来说,有些中规中矩,但绝不死板,我喜欢这种安静的生活环境,闲时可坐看云起,河岸草地间,到处都氤氲着这个春天独有的气息,这种悠远,都在井然的秩序中。事实上,人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审视自己,才能有机会回望自己,仿佛这是一场修行,平时生活里的汤汤水水此时都会被一一过滤掉。人与人的交集终究短暂,唯有在草色葳蕤、在山和水之间,对于人这种个体来说,才可以说是永恒。平日里心心念念的东西,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才会放下,一切归于沉默。因为如此,每个平凡的日子便有了分量。

一辈子虽然漫长,但过去了也就是弹指一挥。“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,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。”我对余华《活着》文中所说,深以为然。你会不断地遇见一些人,也会不停地和一些人說再见,从陌生到熟悉,从熟悉再回陌生,从臭味相投到分道扬镳,从相见恨晚到不如不见……不是每个人都会是你的伙伴,也不是每个朋友都能肝胆相见,无烦或恼,缘到,报之以大笑;缘散,报之以不厌。每个人的内心,都有几处不为人知的暗伤,等待时光去将之复原。山长水远的人世,终究是要自己走下去。奔走在漫漫时光中,成为故事里的主角。

时间的齿轮不会为谁的失意而停留。人,不可能挽留住季节。哪怕,那季节里有刻骨铭心的感情,有无法遗忘的人,依然会悄无声息地流走。而我们,只能随着时间散步,走过夏日,走过深秋,再挨过寒冬,才能迎来春天。转眼,又是一年。我们微笑着,去唱生活的歌谣,不埋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,不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。只要坚持走下去,一路上必有繁花相送。

记得川端康成说过:“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,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。”“岁月不饶人,我亦未曾饶过岁月。”木心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文中道明了时光的残忍。在我看来,时光偷走的,永远是你眼皮底下看不见的珍贵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,都不叫浪费时间。所以,我习惯用照片和文字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,也习惯翻看过去的日子,然后微笑着去面对眼下的时光。生活,就是自己从日子里探寻其珍贵,我很珍惜每一天,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意义和精彩,努力并享受,过好每一天。努力学习习惯时间的匆匆而过,尝试理解时间的每一次无声无息。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,而不是让烦恼和焦虑,毁掉对生活的热情。不管昨天如何,已成过往,明天依旧是值得期待美好的一天。

诗何必在远方,不可以在我们的近前的日常生活中吗?珍惜日复一日的日常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时光面前,每个人都不停地被雕刻。回首晨昏,翻阅流年,谁都是一边品读着百味人生,一边趟过俗世的烟尘,也踽踽独行,也呼朋引伴,渐渐把浮躁和虚妄甩在了身后,沉淀在了时光深处。

往事情怀

## 外婆的清明团子

文/王秋女

从小到大,每次回家,外婆大多在厨房里忙着,外婆手巧,菜烧得好吃,点心尤其做得好,大年三十的春卷、元宵节的汤圆、清明的团子、端午的粽子、九月九的重阳糕……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。

但儿时的我最喜欢的还是外婆做清明团子,因为做清明团子有几个小孩子也能参与的环节。先是去采绵青和苦楮叶,阳光明媚的春日,外婆拎个小篮子带上我,说是采绵青和叶子,其实也就借着这个由头带我去郊外踏踏青,由着我草地上撒个欢儿,打个滚儿,用外婆的话来说小孩子一天到晚关在楼上要出来接点儿地气。

到了郊外,撒好欢,打够滚,外婆已经采了小半篮子的绵青了,给我擦擦一头的汗,认真教我分辨,那种矮矮的,有着小小的椭圆叶子,披着细细的白绒毛的才是绵青,别搞错了哦;垫清明团子用的苦楮叶是两头略尖,边缘有小锯齿的。“外婆外婆,为什么非要采这个树叶来垫啊?剥几片菜叶子垫不是方便多啦!”看着外婆颤巍巍的惦着脚,拿个小钩子吃力地去够那树叶,我自作聪明地提醒。“就要用这个叶子垫着蒸出来的才香啊,你闻闻,是不是有股子清香啊!”外婆把好不容易够下来的树叶放到我小鼻子底下让我闻。“嗯,真的香的哎!”小小的我很惊喜。

绵青采来以后,洗净水里氽过,挤干后放在小石白里捣成泥,再将面粉和糯米粉按比例掺好,和匀后揉成粉绿的面团儿。馅是外婆起大早备下的,分成甜两种,咸的是雪里蕻笋粒豆腐干粒拌肉末,雪里蕻是外婆冬天就腌好的,用的是最嫩的菜心,都剁得细细的,炒的时候就透出一股鲜香;甜的是豆沙拌桂花酱,红豆是昨晚捡干净炖得烂烂的,过了筛去了皮,加了新炼的猪油熬了很久,桂花酱是去年秋天新下的桂花拿绵白糖细细的渍了。

外婆也有活儿分给我做的,就是拿把小剪刀把采来的苦楮叶修去两头,再拿把小刷子一点点的刷洗干净晾干。

终于要包团子了,我早早搬把凳子在一边等着,倒不是为了吃,而是等着外婆包好了团子,我来完成最后一道最有成就感的工序,就是把包好的

团子放进模子里,轻轻地压实,然后一磕,那印着精美的花卉图案的漂亮团子就出来了。模子很讲究,红木的,图案刻得也精致,据说还是外婆的陪嫁品。每次要做团子时外婆会提前刷洗干净,晾干,再涂点油,模子有两种图案,印的时候外婆会一再的叮嘱我,记住啊,咸团子放在菊花图案的模子里印,甜团子放在梅花图案的模子里。

终于出锅了,流程烂熟于心的我老早拿把大蒲扇在一边候着,外婆说刚出锅的清明团子得赶紧用扇子扇凉了,不但还能绿三分,而且油亮亮的,特别好看。

妈妈是外婆的独生女,平时工作又忙,外婆就一直跟着我们住,做饭洗衣带孩子,惯得妈妈什么都不会做,偶尔外婆不在做顿饭还缺油少盐的,我和爸爸都不爱吃。妈妈却很不屑外婆把包个清明团子搞得这么近乎仪式化的隆重,老是说:“姆妈,你都这么大了,不能歇着点啊,这些东西不是都有卖嘛!想吃买点多方便啊!”

2004年的春天,那年倒春寒特别冷,三月份的江南还下了场大雪,大人们都背着我窃窃地说春天下雪不好,那时外婆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。我去看她时,病恹恹的脸上强打起笑容,我说外婆你要听医生的话,好好吃药打针,清明前我们争取出院。外婆说清明我肯定要回家的,还要给你们包团子呢!我说是啊,绵青啊苦楮叶啊我都给你备好了,不是买的,都是我一个人去采的。我还是给你打下手,剪叶子、印团子的活谁也不许跟我抢。

那年的清明,外婆没能回家,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清明那天,我起床时,听到厨房里传来锅瓢磕碰的清脆声音,瞬间我有点恍惚,是外婆回来了?到厨房一看,是妈妈笨手笨脚的在做清明团子,我默默地找出外婆的青饼模子,刷洗干净,擦干,涂油,然后一个个认真地印了起来。

“咸团子放在菊花图案的模子里印,甜团子放在梅花图案的模子里,别又搞错了,害得你那喜欢吃甜团子的爸爸老吃到咸的!”这是外婆又在我耳边唠叨。

